

# 春节的话题

乌兰

关于春节,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独特的感受。而且,我在许多名家的笔下都看到过有关春节的描写。譬如,在著名作家、诗人贺敬之笔下的歌剧《白毛女》中,就有恶霸地主黄世仁在春节前夕逼死农民杨白劳、欲霸占其女儿喜儿的悲惨一幕。这样的故事,在今天的少年儿童看来,似乎有点不可思议,但它确实是旧社会的真实写照。

当然,作家们的笔下,对春节的描写也不都是悲惨的一幕,也有对市井生活的白描和对生活美好的憧憬与追求。现摘录几段供读者欣赏:

第二天我起得很迟,午饭之后,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;第三天也照样。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,单是老了些;家中却一律忙,都在准备着“祝福”。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,致敬尽礼,迎接福神,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。杀鸡,宰鹅,买猪肉,用心细细地洗,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,有的还戴着绞丝银镯子。煮熟之后,横七竖八地插在各类东西上,可就称为“福礼”了,五更天陈列起来,并且点上香烛,恭请福神们来享用,拜的却只限于男人,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。年年如此,家家如此,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——今年自然也如此。天色愈阴暗了,下午竟下起雪来,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,满天飞舞,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,将鲁镇乱成一团糟。(鲁迅《祝福》)

“街上除了油盐店上留个小窟窿外,商店都上板,里面常是锣鼓齐鸣,狂猫乱窜,无板无眼,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怒气。大姑娘小媳妇擦胭脂抹粉的全出动了,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线花。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。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,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

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,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!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,土地祠里的书画画棚,看热闹的多,买东西的少。赶着天晴雪霁,满街泥泞,凉风一吹,又滴水成冰,人们在冰雪中打滚,甘之如飴。喝豆汁儿,就成菜儿,琉璃喇叭吹大沙雁儿,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。此外如财神庙、白云观、雍和宫,都是人挤人、人看人的局面,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。”(梁实秋《北平年景》)

元宵(汤圆)上市,新年的高潮到了——元宵节(从正月十三到十七)。除夕是热闹,可是没有月光;元宵节呢,恰好是明月当空。元旦是体面的,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,人们穿着新衣裳,可是它还不够美。元宵节,处处悬灯结彩,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,火红火红的,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,有的一律是玻璃的,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,有的都是纱灯;有的各形各色,有的通体彩绘全部《红楼梦》或《水浒传》故事。这,在当年,也就是进一种广告;灯一悬起,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;晚间灯中都点上烛,观者就更多。这广告可不庸俗。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拌儿生意,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,制成各样的冰灯,或用麦苗作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,把顾客招来。(老舍《北京的春节》)

我对春节的记忆,大抵有两三件难忘的事。

一九七二年春节前夕,我那时年仅五岁。我的妹妹荣只有三岁。荣天生

是个兔唇,当时不论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医疗条件根本没法去整形治疗。我印象中妹妹总是生病。有一阵我们俩曾经为争坐一个板凳而闹得不可开交。为此,我还不满地讥讽地叫她小豁子,弄得她大哭不止。现在想来我那时真的是浑到家了。这一年从一过了元旦,妹妹的肺炎就一直未好,父亲每天都要抱着妹妹步行四五里到公社的医院里去打针。在临近春节时,妹妹的病情突然加重了,咳嗽得异常厉害。母亲对父亲说,你快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吧。父亲抱着妹妹出门时,暮色已降,寒风刺骨,可以想象父亲的路走得有多么艰难。按往常,父亲来回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,可今天两个多小时父亲也没有消息。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不停地张望着被冷风吹得吱吱乱响的房门。而我,因为天气寒冷则早早地钻进了被窝。时间大约过去了两个多小时,也就是在子夜时分,父亲夹带着一身寒气踉踉跄跄进家门。见父亲怀里没有孩子,母亲便问道:“孩子呢?”父亲愣了一下,沉沉地说:“没到医院就不行了。”母亲被父亲的话吓惊了,她哆嗦着说:“你是说……孩子没了,你把她放哪儿了?”父亲有气无力地说:“弄块席头一卷埋在路边了。”父亲的回答终于使母亲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伤,她声嘶力竭地哭道:“老天爷啊,你还我的闺女!”接着,她一连几次昏倒在炕上。我和哥哥被吓得蜷缩在炕角瑟瑟发抖,即使有撒尿的想法,也被吓得不敢下炕。那一夜,

我感觉是我人生最寒冷也是最黑暗的一夜。

一九七八年我上小学四年级。那一年广播电台正在播送长篇小说《红岩》和《李自成》。我们家境穷,我只能和几个孩子到邻居家去听。有的邻居大方,听就听,无所谓,而有的邻居,怕浪费电池,就以收音机坏了为由拒绝我们。无奈,我们只好扎到村后的稻草垛里听村上高音喇叭。这年年底,村里分红,我们家第一次分到九十多元,母亲很高兴,招呼一家人商量买什么。父亲说需要买一张饭桌,哥哥说想买一辆自行车,母亲思忖了一下,说,饭桌二十元可以考虑,但自行车要一百多,我们这点钱根本买不起。接着,母亲问我有什么想法,我说想买个收音机。母亲问,得需要多少钱?我告诉他差点的十五元,好点的三十元。母亲想了想,说,给你二十元,你自己掂量着办吧。我没想到,过日子十分节俭的母亲此次对我的要求竟是如此的大方。想必是我到邻居家听广播遭白眼的事她已经有所知,一向自尊要强的母亲心里哪能容忍得了,如此,我真是打心底佩服母亲的豪气呢!

往事如烟。前几日,我回郊区老家看望母亲,同时给家里置办一些年货。母亲告诉我她最近有一件高兴的事:村里响应市政府的号召,率先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转了城镇户口,而且还发放了医疗保障卡,每个月可以领一千三百多元退休金。我听后很是为母亲高兴,对她说,您以后就不要多琢磨了,只要把身体养好,幸福的日子长着呢。母亲感慨道,谁说不是呢,一九七二年要是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,兴许你妹妹荣儿能活下来呢……母亲的话让我潸然泪下,我知道,这是在为我那苦命的妹妹,也是在为那个动荡而贫穷的时代。好在,那样的日子终究一去不复返了。

朝花夕拾



## 行走二〇一三

罗光辉

许是属马的缘故,我喜欢行走。喜欢流动的精彩,喜欢起伏的感觉,喜欢掠窗而过的风景,喜欢异地他乡的新鲜,喜欢自由自在地去追随故事去发现故事然后再创作故事。岁月,可以沧桑容颜,但无法沧桑我对自然山水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。回望二〇一三,我又留下了一些蕴涵着人生能量的深深浅浅的足迹。

大年初一,我在故乡的土地上行走,给乡亲们拜年。在乡下拜年,和城里绝对不一样。乡下,少有硬挤出来的客气,自然,自在,随意。看着一张张在乡风乡韵里长出来的笑脸,吃着让人放心二十四个宽心的农家菜,听着土得掉渣但好懂易记的大白话,咀嚼着接地气有灵气的长辈嘱咐,涌动于心的,尽是温暖和感动。在我看来,让生命的叶片与故乡的阳光接触,是人生永远不可缺少的过程。

这是生命延伸的步履,这是灵魂的寄托之处。

感谢志峰、冬青、丽玲、繁红等文友,春暖花开时节,让我有缘和廖彦、白庚旭、张捷、杨少衡、陈世旭、孙德全、黄燕等作家一道走进了闽南。这是一片被悠长岁月和无数春秋涵养得比较肥沃的土地,也是我的文学成长地,还是我从学生转变为军人的磨砺之地,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这儿,我在这儿生活了十八年。再一次漫步在这片土地,吸着带着咸味的海风,望着乳白的云雾和缥缈的流岚,想着在海防线上巡逻的日日夜夜,和一些零落在天涯海角的文友相聚,与分别了多年的战友重逢,想不激动都不行。我把这灵性的感动走笔写成了一篇文字,撒播在祖国的四面八方。

八一建军节那天,我走进了将军们的书画世界,在朱德、徐向前、陈毅、聂荣臻四位元帅的书法作品和几位老红军合作的巨幅山水画前,我看到了尺幅绢素凝入的旷古情思,听到了风骨翰墨书写的生命神韵,触到了炮火硝烟之外多姿多彩的辉煌人生,悟到了忠诚于党、能打胜仗、作风优良的飒爽豪迈……

赤日炎炎的夏季,我和我那三岁多的小孙女嬉戏在杭州的西子湖畔,快乐在“别有洞天”的神奇世界,真正体味了一把理疗和心理疗的高级疗养。一天,我们遇到了一口井,那口井的井龄和我的军龄一样。在井边,小孙女舀起了一瓢水,一双小手捧着水给我洗脸,那双湿润如玉的小手在我

脸上抚摸来抚摸去,让我美得摇摇晃晃,站起来时差点没站稳。

季节到了深秋,我接住一枚飘然而至的枫叶,和一位书法界的好友,飞到了北大荒。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,我享受着北大荒的美味,也接受了心灵的洗礼。北大荒博物馆,有一长达二十多米的铜墙,上面刻着一万多个拓荒者的名字,这些名字中,有转业官兵,有支边青年,还有知识分子等等,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。他们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这块黑土地。凝视着墙上的人名,就像凝视着惊天动地的悲壮!这坦荡宽厚的黑土地植入了怎样的精神和生命?北大荒每一株小草的下面,生长着多少无私奉献的英魂?黑土地不朽,北大荒精神不朽!

回到南京,我又拿出了这枚枫叶,阳光下,枫叶的脉络清晰可见,像一段岁月的标本。那种由黄而红,在边缘处又有微微的绿色,是如此自然,安闲,让人心生敬慕。我相信:一叶一菩提,一叶一世界。

时光匆匆,转眼到了冬天。十二月,我和我的战友怀着兴奋的心情,走进了电影《让子弹飞》的主拍摄地——开平碉楼群。碉楼,是我眼中的建筑美善,是中西文化结合的神来之笔,天生丽质,挺拔高傲,屹立在开平的田边水旁。碉楼望着过往的人群,总是露着禅意,我知道,这是那些背井离乡的人,留给后世的念想。站在碉楼,作深呼吸,有一种吮吸野外泥土的舒畅,也有远眺海天、追梦圆梦的无比开阔,还有一种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的奇妙意境。

冬日过后,春天又要来了。新的一年,我仍要怀揣梦想,抖落嘈杂的烟尘俗念,记住是为了享受生活,为了心灵的契约而出发。换上一双更舒适的鞋,穿上一套更自然的新衣,打开门,迈开脚,继续去行走……

灯下漫笔

咚咚锵咚咚锵,在冬与春交接的日子里,婺源乡村舞傩人踩着鼓点震撼出场。或威武、或狰狞、或憨态的傩面,成了傩在婺源民间的神秘化身。傩,在傩旗的引领下,踩着锣鼓的节奏,借助“开山斧”的锋芒,打开了春的窗口。于是,粉墙黛瓦的婺源村落,开始萌发鲜活的田园色彩。

婺源的春,在浓浓的年味中醒来。比春醒得更早的,是婺源乡村舞傩的村人。仿佛是傩舞叙事的开篇,从大年二十四开始,舞傩的村人就摆起供桌,敲起锣鼓,请出傩神,跳起傩舞,进行祈福闹春。鼓声里,舞步中,仿佛有瓦楞间雨声滴落的声音,种子发芽破土的声音,绿叶伸展的声音,花开次第的声音,还有虫鸣鸟语在风中传送,宛如一场乡村田园春声合唱的序曲。一个傩班,闹起一个或数个村庄迎春的意象。倘若婺源历史上“三十六傩舞,七十二狮班”共同演绎,我无法想象,迎来的春天,又是何等的宏大与盛况?!

藏身于五株山皱褶间的长径村,是婺源傩文化的保护小区。追随着傩舞跳动的舞步,我曾数次走进秋口镇长径村。南唐时建村的长径,早在明代初叶就有傩班外出表演的记载。长径村村的兴衰,仿佛是与傩连在一起的,却也无法走出时光的遮蔽与消解。傩庙、傩画,已坍塌散佚在历史的风雨中。“八大王”等四个傩面,是长径村傩舞久远的历史的印证,也是村里艺人胡振坤舍身收藏的遗存。胡振坤一生为傩舞的记忆活着,四年前也成了婺源傩舞的记忆……在长径,经年随着村前一条清溪流淌的,还有《开天辟地》、《刘海戏金蟾》、《后羿射日》、《孟姜女送寒衣》、《魁星点斗》、《舞仙鹤》、《耘田》等二十多个原生态的傩舞节目,并以传承的文化景象,吸引着专家学者阅读的目光。如果不是身临其境,亲眼目睹长径傩舞的神秘与风采,我很难用文字去解开这隐藏在山村村落的文化密码。惟,对于长径的村民而言,是生活的一部分,是

## 傩舞闹春

洪忠佩

生命与大地与自然交流的载体,还有原始的图腾崇拜。傩舞之中,每一个动作的力度,甚至服饰道具的色彩,都透着民间的朴拙。他们年复一年地沉湎其中,每一招每一式都源自师传,他们知道跳,知道舞,懂得对大地自然的敬畏,只要会意,无需更多的诠释。

像民间土壤在山水大地沉淀的发酵,傩在婺源民间植入了春的种子,在舞蹈的激情中,让春破壳而出,处处呈现农耕文化的意象。傩舞节目,既有反映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的《开天辟地》、《后羿射日》、《孟姜女送寒衣》,又有模仿动物习性的《舞仙鹤》、《猴子捉虱》,还有模仿农耕狩猎的《耘田》、《捉鸟》等等。舞傩的道具,除了傩面、衣饰,大多是村民的生活用具,比如灯笼、晒盘、木椅、木棍……村民答谢舞者的也是一小碟黄豆、芝麻、大米、茶叶。傩舞闹春,寄寓了农耕的人们对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人畜平安、国富民生的祈愿。

正月伊始,长径村涌动着民间的本质与生动,村民跳起傩舞,闹起新春,祈福迎祥。村前的土坡上人头攒动,我的正前方摆着一个竹篾编织的竹箱,正面写着“长径村驱傩舞”等字样,箱里装着各式傩面。随着傩旗飘舞,锣鼓声声,无论舞者还是观众,都仿佛进入了时空的穿越,抑或神秘的体验。舞者身穿蟒袍彩裤,头戴傩面,脚穿布鞋,以《开天辟地》开场,威武、勇猛,表现出盘古开创乾坤的英雄气概;《丞相操兵》,再现了秦朝丞相李斯带兵操练的情景;《打松鼠》中的“斗指棍”,刚劲、简练,犹如电光火石;《追王》的出场,把我带入了一个奇幻的境地。铜响锣鼓,药炉引路,八大王手舞开山斧如策马狂奔,观者追随其后,一路浩荡。无论男女老少,只要追上八大王,让开山斧在头上刮过几下,都将驱邪祈福,预示好运连连。这样的祈愿与祝福,都蕴含在《追王》一唱众和的唱影之中:“伏羲,说财大王,新春以来,重出中堂,和合喜神,八大王来收场。一年四季,添进了人,广进财粮……种起五谷,五谷丰登……”

闹春的傩舞还未散去,春已在婺源的乡村田园里发芽。

心香一瓣



## 贴副春联过年

王琪

春联是春节的名片,是春天的请柬,是新年的眼睛,是日子的笑脸,是崇天敬地的仪式,是祝福家国的意愿。

腊月三十贴春联,这流传千古的风俗,至今依然热烈在大江南北,喜庆在千家万户,寄寓着城里人幸福吉祥的愿景,抒发着乡下人五谷丰登的愿望。因此,每逢过年,不管城市,还是乡村,不管庙堂之高,还是江湖之远,家家户户都要贴一副大红的春联,以营造节日的气氛,表达新年的祈愿。

春联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独特的文学形式,在我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。它发轫于五代,发展于唐宋,盛行于明清,一直流行到现在。春联起源于桃符。《后汉书》里说,桃符长六寸,宽三寸,桃木板上书“神荼”“郁垒”二神。正月初一日造桃符著户,名仙木,百鬼所畏。由桃符演变成春联,则是在五代时候。公元964年除夕,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在桃符板上题吉语献岁,“以其非工,自命笔题云: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。”于是我国的第一副春联诞生了。此后,文人学士便把题写春联视为雅事,春节贴春联的风气在民间也渐渐流传开了。到了宋代,春节贴春联已成为一种习俗。王安石那首著名的《元日》,就描绘了除夕之日家家户户贴春联、挂桃符的盛况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曛曛日,

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春联作为一种传统文化,在我国一直长盛不衰。然而,在一切讲究实惠快捷的今天,这种传统习俗越来越被简化:曾经盛行的木版年画,已难觅踪迹;散发着墨香的手写春联,已被印刷品取代;古朴精致的窗花,更是踪迹难寻了。

看着满大街各种各样的印刷春联,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老家,村里总有那么几位毛笔字写得好的老人,每到腊月三十,他们家里便门庭若市,家家户户都争着请他们写春联。那种忙碌,那种热闹,那种人来人往的氛围,酝酿着年的味道,营造着年的感觉,构成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待到贴好了春联,接来了先人,真正意义上的年才开始了。

因此,打从记事起,我就为家里贴春联,一贴就贴了几十年,每年都是正宗的、手写的春联。春联贴好后,过年就有了最鲜明、最长久的标志。墨黑纸红,情真意切,每年春节,我家的门口都有喜庆的颜色映照,都有纯正的墨香弥漫。小时主要是贴,后来书、贴并重。特别是参加了工作后,业余之际,闲暇之余,也常常装模作样对着字帖练几笔毛笔字,但终因天性不足,悟性不到,加之没有耐心和毅力,而未能写出一笔为人称道的好字来,但这并不妨碍我为自家书写春联。因而,每至春节,我都会一笔一划地为我家人写春联,然后毕恭毕敬地贴于门

庭。虽然不十分美观,但比起时下流行的印制春联,我家这种纯手工、原生态的对子,显得亲切,也觉得很有年味。若将这几十年来写的春联记录下来,一定是一幅流动着的画卷,能听到时代的声音,能看到社会的变迁。可惜没有保存,又大都忘记,不然收集起来,也很有纪念意义。不过从仅能想起来的几副中,也能看到我岁月的深情,对生活的期待和对亲情的感恩。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春联的内容主要书写毛主席诗词,我家最常写的是“红雨随心翻作浪,青山着意化为桥”。高雨制度恢复后,考大学是跳“农门”的唯一途径,于是我家的门上又贴出了

“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登攀”的春联,既是励志,又是决心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,政治味道逐渐从春联中淡出,春联更多是对春天的赞美,对幸福的希冀,和对美好前景的期盼。世纪之交,我乔迁康庄路新居,欣喜之余,挥笔写下:高楼新居迎春到,康庄路上投福来。几年过去,我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:平为福,和为贵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于是有一年写了如下的春联:抬头迎旭日,隐足顺新程。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,今年我将写下这样的春联:天蓝地绿水净,月朗花红风清气。

春至小龙舞,梅开大地红。春联,是写给春天的诗,是唱给岁月的歌,是搭在新年门前的一道彩虹桥,它连接着旧年与新年,连接着远古与今朝,也连接着幸福与吉祥。我们把它捧给新春,捧给祖国,也捧给每一个行走在春天大路上的人……

凭海临风

